

那 些 年 那 些 老 童 话

稻草人

叶圣陶 著 黄永玉 许敦谷 绘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那些年 那些老童话

稻草人

叶圣陶 著 黄永玉 许敦谷 绘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稻草人 / 叶圣陶著; 黄永玉, 许敦谷绘. — 郑州:
海燕出版社, 2017.1

(那些年那些老童话)

ISBN 978-7-5350-6950-4

I. ①稻… II. ①叶… ②黄… ③许… III. ①童话—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4525 号

策划编辑: 王茂森

责任编辑: 黄秀琴

责任校对: 李培勇 齐 笑

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

社址: 河南省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 (邮编: 450008)

电话: 0371-63834455

网址: <http://www.haiyan.com>

印刷: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1

字数: 132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小白船	1
傻子	8
燕子	15
一粒种子	22
富翁	28
眼泪	34
画眉	41
玫瑰和金鱼	48
花园外	55
祥哥的胡琴	62
瞎子和聋子	72
跛乞丐	83
快乐的人	92
旅行家	98
稻草人	106
牧羊儿	115

聪明的野牛	120
古代英雄的石像	125
皇帝的新衣	131
书的夜话	139
蚕和蚂蚁	147
熊夫人幼稚园	153
含羞草	159

小白船

一条小溪是各种可爱的东西的家。小红花站在那儿，只顾微笑，有时还跳起好看的舞来。绿色的草上缀着露珠，好像仙人衣服上的珍珠，照得人眼花。水面上铺着青色的萍叶，矗起一朵朵黄色的萍花，好像热带地方的睡莲——可以说是小人国里的睡莲。小鱼儿成群地来来往往，细得像绣花针，只有两颗大眼珠闪闪发光。青蛙老瞪着眼睛，不知守在那儿干什么，也许在等待他的好朋友。

水面上有极轻微的声音，是鱼儿在奏乐，他们会用他们特别的方法，奏出奇妙的音乐来：“泼喇……泼喇……”好听极了。他们邀小红花跟他们一起跳舞；绿萍要炫耀自己美丽的衣服，也跟了上来。小人国里的睡莲高兴得轻轻地抖动，青蛙看呆了，

不知不觉随口唱起歌儿来。

小溪上的一切东西更加有趣，更加可爱了。

小溪的右岸停着一条小小的船。这是一条很可爱的小船，船身是白的，它的舵和桨，它的帆，也都是白的；形状像一只梭子，又窄又长。胖子是不配乘这条船的。胖子一跨上船，船身一歪，就掉进水里去了。老人也不配乘这条船。老人脸色黝黑，额角上布满了皱纹，坐在小船上，被美丽的白色一衬托，老人会羞得无处躲藏了。这条小船只配给活泼美丽的小孩儿乘。



真的有两个孩子向溪边走来了。一个是男孩儿，穿着白色的衣服，脸色红得像个苹果；一个是女孩儿，穿着很淡的天蓝色的衣服，脸色也很红润，而且更加细嫩。

他们俩手牵着手，用轻快的步子穿过了小树林，来到小溪边上，跨上了小白船。小白船稳稳地载着他们两个，略微摆了两下，好像有点儿骄傲。

男孩儿说：“咱们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好，咱们看看小鱼儿。”女孩儿靠着船舷回答。

小鱼儿依旧奏他们的音乐，青蛙依旧唱他的歌。男孩儿摘了一朵萍花，插在女孩儿的辫子上。他看着笑了起来，说：“你真像个新娘子。”

女孩儿好像没听见，拉了拉男孩儿的衣袖，说：“咱们来唱《鱼儿歌》，咱们一同唱。”

他们唱起歌儿来：

鱼儿来，鱼儿来，

我们没有网，我们没有钩儿。

我们唱好听的歌，

愿意跟你们一块玩儿。

鱼儿来，鱼儿来，

我们没有网，我们没有钩儿。

我们采好看的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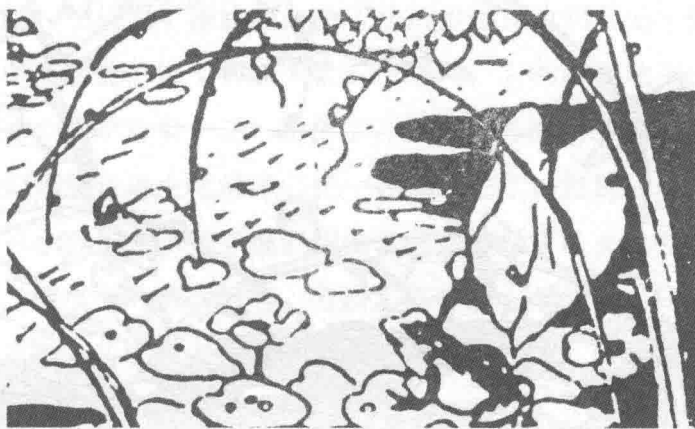
愿意跟你们一块玩儿。

鱼儿来，鱼儿来，

我们没有网，我们没有钩儿。

我们有快乐的一切，

愿意跟你们一块玩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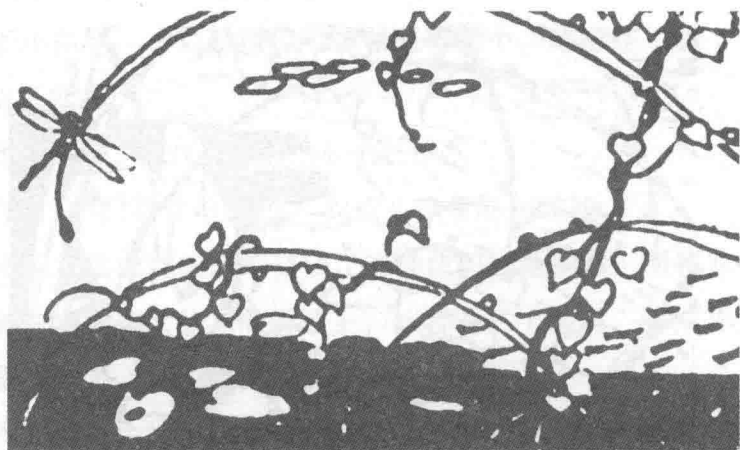


歌还没唱完，就刮起大风来了，小溪两岸的花和草，跳舞的拍子越来越快了，水面上也起了波纹。男孩儿张起帆来，要乘风航行。女孩儿掌着舵，手按在舵把上，像个老船工。只见两岸的景物飞快地往后退，小白船像一条飞鱼，在小溪上一直向前飞。

风真急呀，两岸的景色都看不清楚了，只见一抹一抹的黑影向后闪过。船底下的水声盖过了一切声音。帆盛满了风，好像弥勒佛的大肚子。小白船不知要飞到哪儿去！两个孩子着慌了，航行了这许多时候，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要让小白船停住，可是又办不到，小白船飞得正欢哩。

女孩儿哭了，她想起她的妈妈，想起她的小床，想起她的小黄猫，今天恐怕都见不着了。虽然有亲爱的小朋友跟她在一起，可是妈妈、小床、小黄猫，她都舍不得呀。

男孩儿给她理好被风吹散的头发，又用手擦她流下来的眼泪。他说：“不要哭吧，好妹妹，一滴眼泪就像一滴甘露，你得爱惜呀。大风总有停止的时候，就像巨浪总有平静的时候一个样。”



女孩儿靠在他的肩膀上，哭个不停，好像一位悲伤的仙女。

男孩儿想办法让船停住。他叫女孩儿靠紧船舷，自己站了起来，左手拉住帆绳的活扣，右手拿着桨，用桨顶住岸边。帆落下来了，小白船不再向前飞了。看看岸上，却是一片没有人的旷野。



两个孩子上了岸。风还像发了狂似的，大树摇得都有点儿累了。女孩儿才擦干眼泪，看看四面没有人，也没有房屋，眼泪又像泉水一样涌出来了。男孩儿安慰她说：“没有房屋，咱们有小白船呢。没有人，咱们两个在一起，不也很快活吗？咱们一同玩儿去吧！”

女孩儿跟着他一直向前走。风吹在身上有点儿冷，他们紧紧靠在一起，互相用手搂住腰。走了几百步远，他们看见一棵野柿子树，树上熟透的柿子好像无数的玛瑙球，有的落在地上。女孩儿拾起一个，掰开来一尝，甜极了，她就叫男孩儿也拾来吃。

他们俩坐在地上吃柿子，把一切都忘记了，忽然从矮树丛里跑出一只小白兔来，到了他们跟前就伏着不动了。女孩儿把他抱在怀里，抚摸他的柔软的毛。男孩儿笑着说：“咱们又有了一个同伴，更不寂寞了。”他掰开一个柿子喂给小白兔吃，红色的果浆涂了小白兔一脸。

远远的，有个人跑来了，身子特别高，脸长得很可怕。他看

见小白兔在他们身边，就板起了脸，说他们偷了他的小白兔。

男孩子急忙辩白说：“他是自己跑来的。我们喜欢他。一切可爱的东西，我们都爱。”

那个人点点头说：“既然如此，我也不怪你们。把小白兔还给我就是了。”

女孩儿舍不得，把小白兔抱得更紧了，脸贴着他的白毛，好像要哭出来了。那个人全不理睬，伸手就把小白兔夺走了。

这时候，风渐渐缓和了。男孩儿想，既然遇到了人，为什么不问一问呢。他就问那个人，这儿离家有多远，该从哪条河走。

那个人说：“你们家离这儿二十多里呢，河水曲折，你们一定认不得回去的路了。我可以送你们回去。”

女孩子快活极了，她想：这个人长得可怕，心肠原来很慈善，就央告说：“咱们快上船吧，妈妈和小黄猫都在等着我们呢！”

那个人说：“这可不成。我送你们回去，你们用什么酬谢我呢？”



男孩子说：“我送给你一幅美丽的图画。”

女孩子说：“我送给你一束波斯菊，红的白的都有，真好看呢！”

那个人摇头说：“我什么也不要。我有三个问题，你们能回答出来，我就送你们回去；要是答不出来，我抱着小白兔就管自走了。你们愿意吗？”

“愿意！”他们一同回答。

那个人说：“第一个问题，鸟儿为什么要唱歌？”

“他们要唱给爱他们的人听。”女孩儿抢先回答。

那个人点点头说：“算你答得不错。第二个问题：花儿为什么香？”

男孩儿回答说：“香就是善，花是善的标志。”

那个人拍手说：“有意思。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你们乘的是小白船？”

女孩儿举起右手，好像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问题似的：“因为我们纯洁，只有小白船才配让我们乘。”

那个人大笑起来，他说：“好，我送你们回去。”

两个孩子高兴极了。他们互相拥抱着，亲了亲，就跑回小白船。

仍旧是女孩儿掌舵，男孩儿和那个人各划一支桨。女孩子看着两岸的红树、草屋、田地，都像神仙的世界，更使她满意的是那只小白兔没有离开她，这时候就在她的脚边。她伸手采了一支蓼花让他嗅，逗着他玩儿。

男孩儿说：“没有这场大风，就没有此刻的快乐。”

女孩儿说：“要是咱们不能回答他的问题，此刻还有快乐吗？”

那个人划着桨，看着他们微笑，只不开口。

等到小白船回到原来停泊的地方，小红花和绿叶早已停止了跳舞，萍叶盖着睡熟了的小鱼儿，只有青蛙还在不停地唱歌。

傻子

傻子姓什么，叫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

他一生下来就睡在育婴堂墙上的大抽屉里。小朋友看见过那个大抽屉吗？特别深，特别宽，好像一口小棺材。孩子生下来了，做父母的没法养活他，就把他送进那个大抽屉里。这种事儿总是在半夜里干的，所以别人谁也不知道。第二天，育婴堂里的人看见抽屉里有孩子，就收下来养着，让乳娘喂给他奶吃。不是母亲的奶哪里会有甜味呢？傻子就是吃这种没有甜味的奶长大的。

长到两岁光景，他还是又瘦又小，脸上倒有了一些老年人的皱纹。他只能发出“唔哑唔哑”的声音，不会说话，不会叫人——有谁跟他亲热让他叫呢？他也不会笑。

有一天，乳娘高兴了，抱着他逗他玩。

乳娘把一颗粽子糖含在嘴里，让他用小嘴去接。乳娘按着他的小脑袋，把他的小嘴凑近自己的嘴。他还没接着粽子糖，才长出来的锋利的门牙却咬破了乳娘的嘴唇。胭脂似的血渗出来了，乳娘觉得很痛，在他的小脑袋上重重地打了两下，狠狠地骂他：“你这个傻子！”“傻子”这个名字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用了。

傻子六岁上出了育婴堂，一个木匠把他领去做徒弟。他举起斧头，胳膊摇摇晃晃，砍下去只能削去木头的一层皮。他使锯子，常常推不动拉不动，弄得面红耳赤。师傅总是先打他几下，才肯帮他教他。他从来不哭，似乎不觉得痛。举得起斧头他就砍，推得动锯子他就锯。邻居看他这样，都说他真是个傻子。

有一夜，天很冷，傻子和师兄两个还在做夜工。富翁家里要赶造一间有五层复壁的暖室，师傅吩咐他们说：“今天夜里把木板全都锯好，明天一早要带到富翁家里去用的。你们锯完了才可以睡觉。今天夜里要是锯不完，明天我给你们厉害看！”师傅说完，自己去睡了。

傻子听师傅已经睡熟，悄悄地对师兄说：“天这么冷，你又累了，不如去睡吧！”

师兄说：“我的眼睛早就睁不开了。可是木头没锯完，明天怎么对师傅说呢？”

“有我呢，”傻子拍着胸脯说，“你不用管，这些木头都归我来锯，锯到天亮准能锯完。你的夹被不够暖和，我反正不睡，你把我的破棉絮拿去盖吧。”

师兄把傻子的破棉絮铺在地上，再铺上自己的夹被。他躺在上面，骨碌一卷，就进了他的舒适安乐的王国。

傻子见师兄肯听他的话，感到非常满足；自己的破棉絮又让

师兄卷成了一个舒适安乐的王国，这有多好呀！他就不停手地锯起木板来。他的手快要冻僵了，几乎感觉不出拿的是什。风从窗缝里吹进来，细小的煤油灯火摇摇晃晃的，使他很难看清木头上弹着的墨线。他什么也不管，只管一推一拉地锯木板，简直像一台锯木板的机器。

天亮了，亮得太早了。傻子整整锯了一夜，还有两根木头没锯完。师傅醒来听到锯木头的声音，跑来一看，只有傻子一个人在那里锯，还有一个徒弟却裹在破棉絮里睡大觉。他气极了，跳过去拉开破棉絮就要打。傻子急忙说：“不是他要睡觉，是我叫他睡的。师傅，您不能打他。”

师傅一听越发火了。他想：耽误了富翁家的活儿，挨罚是免不了了，都是傻子闯的祸。他举起木尺，使劲朝傻子的脑袋上打，嘴里狠狠地骂：“你这个傻子，教别人偷懒，坏了我的事儿，实在可恶至极！”

傻子还被师傅罚掉了两顿饭。到了吃饭的时候，别人三口饭一口菜，狼吞虎咽，他只好站在一旁看。

有一天，傻子做完工回来，天已经黑了。他慢慢地走着，忽然踩着一件东西，拾起来一看，是一个小口袋，沉甸甸的，凑在路灯下解开来，好耀眼，是十来个雪白光亮的小圆饼儿，傻子不懂得这就是银元。

傻子站在路灯下想：“这些又白又亮的东西，我没有一点儿用处，带回去，今夜还是吃两碗饭，盖一条破棉絮。师傅倒是挺喜欢这东西的，不知道为了什么。”

他想来想去，实在想不明白，又想：“管它呢，反正没有用，扔掉算了。”他正要把口袋朝垃圾桶里扔，一转念：“这袋东西总

是谁丢失的。那个人要是跟师傅一样，也挺喜欢这东西，丢失了一定非常伤心。我把它扔进了垃圾桶，那个人找不着，不要哭得死去活来吗？”傻子想到这儿，决定等候那个人来找。

做夜市的小贩回去了，喝醉的酒客让人扶着回去了，巡查的警察走过了，店铺的门都关上了，街上空荡荡的，只有路灯放着静寂的光。傻子总不见有人来找这一口袋东西。他觉得很奇怪，也许是路灯丢失的吧，要不，大家都睡了，它干吗老瞪着一只眼睛不肯睡呢？

那边有脚步声传来了，是急促的脚步声。傻子想，一定是那个人来找丢失的东西了。借着灯光望去，是一位老太太，眼眶里含着泪花。她一边走一边看着地面，没瞧见站在一旁的傻子。

“老太太，”傻子迎上去，“你是找一口袋又白又亮的东西吗？在这里！”

“快给我吧，阿弥陀佛！”老太太笑了，干瘪的脸笑得真难看。

师傅不见傻子回来，一点儿不放在心上，以为他掉在河里淹死了，或者让骗子给拐走了。傻子摸进门去，屋子里一片漆黑，师傅师兄都早就睡着了，鼾声像打雷一个样。傻子摸到了自己的破棉絮，一骨碌钻了进去。

第二天天亮，师兄才发觉傻子躺在身旁，就推醒了他，问他昨夜上哪里去了。傻子把经过讲了一遍，师兄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手，指着他的额角说：“你这个傻子！”

又一天，傻子做工的那户人家上梁，照例有糕和馒头分给工人。傻子分得了两块糕两个馒头。

在回去的路上，傻子遇见一群难民。最可怜的是那些妇女和赤条条的孩子。有的妇女把孩子背在背上，裹在又破又脏的衣服

里；有的妇女把孩子抱在胸前喂奶。难民们痛苦地叫唤着，好像一群荒地里的乌鸦。

傻子觉得很奇怪，难民的眼光集中在他手里的糕和馒头上。他想：“他们想吃吗？他们未必知道糕是甜的，馒头是咸的。让他们尝一尝吧，反正我回去还有我分内的两碗饭呢。”

傻子把糕和馒头都送给了难民。难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好东西送给他们吃。他们不再叫唤，把糕和馒头掰成许多小块，大人小孩都分配到了。他们细细地嚼，舍不得马上咽下肚里，像吃山珍海味那样有滋有味的。傻子在一旁看着，觉得非常有趣。

邻居早就知道傻子有好吃的东西带回来，没等傻子走到门口就拦住他说：“上梁的馒头和糕，分一半给我吃。”

傻子摊开一双空手，笑着说：“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真对不起，我把馒头和糕都给了难民了。”

邻居板起脸，吐了口唾沫，拉长声音说：“你……你这个傻子。”

这一天，所有的工人都停了工，所有的店铺都歇了业，因为国王要在广场上演说，老百姓都得去听。国王非常勇武，常常带兵攻打邻国，没有一次不打胜仗的。可是新近他打了败仗——头一次被邻国打败了。

傻子跟着大家来到广场上。广场已经站满了人，好像数不清的蚂蚁。傻子慢慢地向前挤，挤到了演说台下。他抬起头来，看见国王满面怒容，眼睛似乎要射出火来，两撇翘起的胡子好像枪尖一般。他正在演说：“……从未有过的耻辱！从未有过的这样大的耻辱！咱们只能打胜仗，怎么能让人家给打败呢？可恨的敌人呀，我要把他们全都杀死，一个也不剩。这时候，最好就有一个敌人站在这里，让我一刀砍下他的脑袋，才解我心头之